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314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軍事·戰事

全綫血戰記

熱河失陷目擊記

上海抗戰記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314

軍事
戰事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全綫血戰記
熱河失陷目擊記
上海抗戰記

全綫血戰記

第一輯



中央圖書公司出版

全線血戰記

第一輯

中央圖書公司出版

全線血戰記

第一輯

編譯者

海燕田體仁

劉一平

出版者

中央圖書公司

總經理

東亞書報社 漢口

重慶開明書店

實價每冊三角

中華民國廿七年年初版

目次

蘆溝橋綫上		一
永定河失守		二
保定血戰記		一五
血戰石家莊		一
漳河血戰記		二
津浦綫血戰記		二五
豫北血戰記		三〇
今日之綏遠		三五
血戰居庸關		三八
南口迂迴綫上		四四
大戰平型關		五三

平型關的勝利光榮戰·····	六〇
血戰娘子關·····	六二
黃梅與血戰江灣·····	六七
寶山血戰·····	六八
浦東前綫·····	七五
浦東夜戰記·····	八一
羅店血戰·····	八三
隨軍日記·····	八七
楊行前綫·····	九三
血戰三日記·····	一〇一
虎門海戰記·····	一〇六

盧溝橋線上

月牙兒從薄雲中露出臉來了。清朗的光輝，溶化在靜靜的盧溝橋上。在橋上兩個荷鎗的步哨在徘徊。有一列北上的平漢車，剛剛從橋上駛行過去。

稍南，與這鐵橋並行的，是一座古老的石橋。石橋上也有弟兄在守衛。這石橋一直通到宛平的西門。這時候，城門緊緊地關着。幾處惺忪的燈火，支持着城中暗淡的局面。

他們時或停下腳來，遙望西南方長辛店星星的燈火，與東北方日本大軍所駐紮的豐台。

夜已深了。雖然是盛夏時節，但從永定河上吹過來的夜風，依然帶有些許的寒意。近處的草地上吟詠着蟲兒的徵歌，有時候也可以聽到遠處稀疏的狗吠。

他們默默地在橋上踱步。時間一久，人就覺着困倦了。兩個人並排地伏到欄杆上去，其中的一個從腰中取出包香煙，先取出一支來遞給伙伴，隨後擦亮了火柴兩個人默默地吸起了。他們邊吸着煙，邊探望橋下的流水。淺黃色的波浪，在月下泛着點點的金星。他們脫掉了帽子，月光梳理他們的短髮。

突然，一聲鎗響從黑暗中顫抖着發出來了。他們驚慌地帶上了帽子，齊向東北方的豐台張望。他們仔細聽了多時，夜的曠野又恢復原有的靜寧。

那個取香煙的兵士對他底伙伴說：

「他奶奶的，怕今夜鬼子兵又要演習吧。我真受夠了！」

「可不是，娘個×的，三四個月了，三天兩頭地到這附近來演習，你說錢得勝，天大的肚子也得氣成兩半啦！」頭×是不叫咱們衝突，衝突的。娘個×，咱這份軍人撒泡尿淹死吧！」

「嘿！」錢得勝猛然向頸頸上狠狠地拍了一掌，有一隻花腳蚊蟲滾落下來。他還是下下地搔着皮肉，他底頭垂倒着。

「張得功，我一起起喜峯口，恨不得就要跳起來！那時候，該他奶奶地多痛快呀！老實話，沒有和鬼子作戰的時候，我真有點胆怯的。可是，在第一次衝鋒的當兒，我就知道他們全是草包了。他們是只會吃罐頭盒子的廢物。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碰了一個鬼子兵，他端起鎗向我勾子兩次火，可全沒打中，他丟了鎗向回逃跑了。他底兩腿像抽了筋似地邁不出去。我趕上去，一刀就砍下他半個腦袋。隨後，我又像削大蘿蔔似地削他他奶奶的好幾個，若不叫……哼，他奶奶的，若不叫上頭命令退却，喜峯口，到現在也得是咱們的！」

「娘個×的！」

又一聲恐怖的鎗響，劃開了夜空。接着又是幾鎗。

「張得功，你快進城報告連長去吧！」

張得功用小跑的步伐走開了。

這時候，步鎗，機關鎗，小鋼砲，接接連連地響了起來。鎗砲聲越來越大，光景像在向蘆溝橋進攻。

錢得勝對石橋上的伙伴高聲喊道：

「喂，他們又要攻近來了，咱他奶奶的老是裝孫子嗎？」
石橋上，有一個伙伴發狠地說：

「我×他姥姥，我不幹了他個舅子！」

片刻後，有一連大兵，從橋頭上開了過來。張得功也臥在裏面了。哨兵錢得勝也參加到隊伍裏去。

粗壯高大的中士張虎，在隊伍中不住嘴地罵：

「×他妹妹的，我今天得開開刀！」

連長在後面呵斥地說：

「別說話，張虎！」

但，這時候，官長的威風已經壓不住弟兄們激昂的情緒。一路上，總有人亂七八糟地說話。

他們在橋東不遠的壕溝中分散地蹲伏下去。鎗嘴子担在壕上，他們做預備放的姿勢。

格格格，格格格……

啪，啪，啪啪……

轟隆，轟隆……

鎗炮越來越近了，火煙的前哨已經衝到橋頭上來。一百多弟兄像一百多條被鎖着的瘋狗似地空自扭動鎗機，但不敢勾火。

「連長！」「張虎叫道，「咱們究竟是抵抗不抵抗？」

「我不是說過多少次了嗎，他們若不來碰咱們，咱們決不碰他們。上頭的命令！今夜，也許同往常一樣，他們鬧一陣就回去了。」

「連長，」錢得勝也叫道：「您聽今夜的鎗聲不是特別猛烈嗎？」

「放心吧！若是他們真向咱們衝過來，就是上頭沒有命令，我也叫你們動手，難道我怕死嗎？」

連長派了一個弟兄進城去請示命令。

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敵人已經向蘆溝橋取包圍的形式了。

一個炮彈，正在戰壕前面掉落，地面上的泥土霧也似地飛騰起來。子彈噹噹的像成羣的麻雀似地從弟兄們底頭上飛叫過去。

「連長，我要放鎗啦！」

「連長，我們等着叫人家殺死嗎？」

「連長，我們的蘆溝橋啊！」

「……………」

「誰再亂喊，我槍斃了他，我不是派人請示去了嗎？」

連長雖然說得這麼剛強，但是，對着眼前濃密的煙火，如雨的子彈，和隱隱可見的敵軍，他底血液早和弟兄們一樣沸騰了。手鎗在他手中發抖。射擊的命令在嘴上衝撞，但他沒有勇氣吐出來。

派進城去請示的兵士回來了。他帶回了「鎮靜」的命令。

二百隻刺樣地眼睛釘住了連長，連長用手帕揩着臉上的汗水，額頭上的青筋凸得像要掉下來了。

「諸位弟兄！」他底聲音發着顫抖，「請你們相信我，我孫某人決對得起你們，若是我出賣了你們，你們可以鎗斃我！」

張得功哭也似地說：

「我們絕對服從連長！不過，敵人現在已經摸上來上，上頭還不叫打！」

「不要說了，聽我底命令吧！」

大家把身子緊貼到鎗身上去，猛獸样的眼睛瞪視着面前灰茫茫的煙霧。

敵軍已經包圍上來了。他們用銜鋒的步子跑將過來，一路上，像踏着無人的境地。前頭的敵兵已經狂風似地跳進戰溝裏來了，無情的刺鎗，戳進了弟兄們的胸脯，緊跟着

，無數的敵兵，蜂擁上來。

張虎把鎗口對着連長：

「連長，你還不下命令，我槍斃了你！」

命令和弟兄們的鎗聲一齊放射出來了。但是，鎗，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了。弟兄們揮開了「長城血戰」的大刀。

「殺呀！」

「衝呀！」

這像空谷中成羣的狼嚎。

他們一百多人馬上被有計劃進攻敵人包圍住了。他們揮着寒光閃閃的大刀，不管是腦袋，屁股，腿，碰着就是一子。

永定河畔，變成了殺場。

中士張虎，在殺場中橫衝直撞，猛然間，一隻鎗刺正衝着他底胸口刺將過來。他急忙躲閃過去，順勢一刀，正砍中了敵兵的咽喉。於是頸頸像甘蔗的關節似地折斷了。這時候，另一個敵兵又衝到他底眼前，他一刀砍掉了一隻肩膀，他完全失掉理性了。他底蒙着血的眼睛藉以辨別敵和友的，祇靠着他們頭頂上的鋼盔或者軍帽。他胡亂地跑着，有時向前也有時向後。他底刀每一下都見着血肉。他已經砍倒了十二個敵軍。他還想要砍第十三個，不知是刀鈍了，還是他底力氣衰敗了，或是他太失掉了伙伴間的聯絡；他

被敵人捉住了。兩個敵兵拖住他兩隻胳膊，第三個舉起刺刀要取他底心。他們掙扎在永定河畔，他們要把他底心喂給河中的魚鼈。

「要心！好，給你心！」

當刺刀落下來的當兒，他突地大吼一聲，掙脫開兩個敵兵的牽扯，順着鎗刺下的方向仰身跌倒河裏去了。像草原的英雄夏伯陽，他英勇地泅到永定河的對岸。但他沒有遭到夏伯陽的命運。

在敵人有計劃的進攻下，被包圍的英勇弟兄，終於遭受了重大的犧牲。他們曾用大刀砍倒了幾百個矮兵，可是，到最後他們祇剩了廿多個人。在這情形下，他們不得不退回橋來。可是他們緊緊地守住橋的西端。敵人幾次衝鋒，始終沒有得逞，敵人再用砲向宛平，向蘆溝橋轟炸。

破曉的時候，敵方的射擊漸漸有了間歇。

一夜功夫，橋被人家佔領了，城被人家轟毀了。弟兄們屍體橫豎地倒臥在永定河畔，或沉沒於永定河中，河水泛起了一片鮮紅。他們悲壯的犧牲，是爲了橋，然而這橋呢，已經被敵人佔有了。

早晨六七點鐘時光，北平當局電令停止射擊。據說，雙方正在談判。也許敵方也給部下下了命令，於是雙方陷于停戰的狀態中。

敵方的步鎗或者機關鎗，還不時地掃射過來。弟兄們也自動地還擊。放鎗放得最多

的是從肉搏中奪得餘生的錢得勝。營附因為錢得勝太好放鎗，當換班的時候，禁止他把鎗帶走。

「不叫我帶鎗，也不叫我帶刀帶手榴彈嗎？」

「那個你的便！」

「好，許可我帶刀就成了。」

吃晚飯的時候，他背着刀；撒尿的時候，他背着刀，他擷着嘴，不同誰說話。

和昨夜一樣，變變的月兒，俯瞰着蘆溝橋。地面上舖了銀白，河面上閃着金星。祇是昨夜，他站在橋上，同着他親愛的伙伴張得功，他們曾自由地在橋的兩端踱步。可是今夜，他不能夠再跨上鐵橋一步，今夜，平漢列車也再不能從此經過，他也失去了伙伴張得功。

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和張得功前後地向敵人衝去。在半路上，張德功突地哎喲一聲便倒掉了。那時候，他已經來不及顧理他底伙伴，他從他伙伴的身上跳過去，開始同敵人肉搏。

現在，他清楚地回憶到張得功臨死的一刹那。他看見他痛苦地扭曲着嘴角，血從額頭上流瀉下來，他底眼睛惡狠狠地轉動，好像怒視着敵人。

他呆望着奔放的永定河水，自言自語地說：

「弟兄，我一定給你報仇！」

到深夜，當一切都沉於酣睡狀態的時候，錢得勝偷偷地爬上蘆溝橋。他底舉動是那麼謹慎，他甚至回避了自家弟兄的注意。他貓兒般輕手輕腳地從橋西爬到橋東。

橋東頭，兩個日本哨兵在那裏互相摟抱着，互相枕着肩頭沉沉地睡着，鼾聲老遠就可以聽到。

錢得勝猶豫地傾聽了一下，便悄悄地爬到那兩個哨兵的跟前，嗖地一聲大刀從背後抽出來，一剎間，兩顆血污的頭顱滾落下來了。

他取過鎗來，一支鎗刺挑了一顆人頭。他搖頭幌腦地走過來，他高興得要大聲地唱了。

片刻後，敵方的機關鎗又無情地掃射過來，敵方的砲又開始轟擊了。橋頭上已經來了大批的紅兵。同時收復蘆溝橋的命令也發下來了。收復蘆溝橋的命令發給失守了橋的第三營。

這命令烈酒一般燒燙着弟兄們的心窩。成排的機關鎗猛獸似地向着橋東咆哮，眼看着幾個日本兵，在鎗聲下倒掉了，但他們卻倔強地守住橋頭，死也不肯退却。

營長發下命令了。

「弟兄們，現在，不用鎗，我們要用刀收復蘆溝橋。你們給我拿活的來，拿死的，我也斃了你們！」

錢得勝現在以代理連長的資格，衝到蘆溝橋上來。他後面緊跟着殺人的能手，中士